第十三章

在梅里韦瑟太太的怂勇下，米德大夫果断行动起来了。他给报社写了封信，其中虽然没有点瑞德的名，但意思是很明显的。编辑感觉了这封信的社会戏剧性，便把它发表在报纸的第二版，这本身就是一个惊人之举，因为报纸头两版经常专登广告，而这些广告又不外是出售奴隶、骡子、犁头、棺材、房屋、性病药、堕胎药和春药之类。

米德大夫的信是后来在南方普遍展开的一个声讨投机家、牟取暴利者和政府合同商的高潮的先声。在查尔斯顿港被北方炮艇严密封锁以后，威尔明顿成了封锁线贸易的主要港口，而那里的情况早已臭名昭著了。投机家们云集在威尔明顿，他们用手里的现款买下一船船货物囤积起来，待价而沽，高价是随时会来的，因为生活必需品愈来愈紧缺，物价月月上涨。老百姓要么不买，要买就得按投机商的价格付钱，这使得一般穷人和境况不佳的居民日子一天天不好过了。物价上涨的同时，南部联盟政府和纸币不断贬值，纸币越贬值人们就越发渴望看到奢侈品。跑封锁线的商人原来是受命进口必需品，同时被允许以经营奢侈品为副业，可现在的情况是船上塞满了高价的奢侈品，而南部联盟地区迫切需要的东西倒给挤掉了。人们用今天手中的货币疯狂抢购奢侈品，因为生怕明天的价格更高而货币更不值钱。

更糟糕的是，从威尔明顿到里士满只有一条铁路，成千上万桶的面粉和成千上万箱的咸肉由于运不出去堆在车站路旁，眼看着发霉、腐烂，而投机商的酒类、丝绸、咖啡，等等，却往往在威尔明顿上岸以后两天，就能运往里士满销售去了。有桩一直在暗中流传的谣言如今已公开谈论起来，说是瑞德.巴特勒不仅经营自己的四艘船只，以前所未闻的高价卖出一船船货物，而且买下别人船上的东西囤积居奇。据说他还是某个组织的头领，这个组织拥有百万美元的资金，总部设在威尔明顿，专门在码头上收购那些通过封锁线去进的物资。据说他们在那个城市和里士满有好几十家货栈，里面堆满了食品、布匹，等着高价出售。如今军人和老百姓都同样感到生活紧张了，因此反对他及其同伙的怨声也一天天强烈起来。“南部联盟海军服务公司的封锁科中有许多勇敢爱国的人，"米德大夫的信中最后写道，"他们公正无私，冒着牺牲性命和所有财产的危险在保护南部联盟。他们受到全体忠诚的南方人民的衷心爱戴，人民无不乐意捐献自己的一点点金钱来报答他们所作出的牺牲，他们是些无私的上等人，我们尊敬他们。关于这些人我没有什么好说的。

“不过另外有些败类，他们披着封锁线商人的伪装牟一己之私利，他们在人民因没有奎宁而濒于死亡时却运进绸缎和花边，在我们的英雄由于缺乏吗啡而忍痛挣扎时却用船只去装载茶叶和酒。因此，我要呼吁这个奋勇抵抗和为一种最公正的主义而战斗的民族，对这些人类中的兀鹰大张公愤，同声讨伐。我咀咒这些吸血鬼，他们吸吮着那些跟随罗伯特.李将军的勇士们的鲜血，他们使封锁线商人这个名字在爱国人士面前早已臭不可闻了。当我们的小伙子光着脚走上战场时，他们怎能容忍那些嗜尸鬼穿着铮亮的皮靴在我们当中大摇大摆呢？当我们的士兵在浑身哆嗦地围着营火啃霉烂的咸肉时，我们怎能容忍他们捧着珍馐美酒在后方作乐呢？我呼吁每个忠诚的南部联盟拥护者起来把他们撵走！"

亚特兰大人读着这封信，知道檄文已经发布，于是他们这些忠诚的南部联盟拥护者赶快起来撵走巴特勒。所有在一八六二年秋天接待过巴特勒的人家中，几乎惟独皮蒂姑妈家到一八六三年还容许他进入。而且，如果没有媚兰，他很可能在那里也无人接待。只要他在城里，皮蒂姑妈就有晕倒的危险，如果她允许他来拜访，她很清楚，她的那些朋友会说出些什么话来。可是她没有勇气声明他在这里不受欢迎，每次他一到亚特兰大，她便下决心并对两位姑娘说，她在门外迎着他并禁止他进屋里来。可是每次他来时，手里总拿着小包，嘴里是一起称赞她又美丽又迷人的恭维话，她也就畏缩了。“我就是不知道怎么办好，"她诉苦说。"只消他看着我，我就--我就吓得没命了，不知我一说了他会干出什么事来。他的名声已坏到了这个地步。你看，他会不会打我--或者--或者--啊，要是查理还活着就好了。思嘉，好声好气地告诉他，但一定得告诉他不要再来了。啊，我看你是在鼓励他，所以全城都在议论呢，而且要是你母亲发现了，她对我会怎么说呀？媚兰，你不要对他那么好了。要冷淡疏远一些，那样他就会明白的。哦，媚兰，你是不是觉得我最好给亨利写个条子去，让他跟巴特勒船长谈谈？”

“不，我不觉得，"媚兰说。"而且我也决不会对他无礼。我想人们对于巴特勒船长都像一群失了魂的小鸡似的瞎嚷嚷。他不会囤积粮食让人们挨饿，噢，我相信他不象米德大夫和梅里韦瑟太太说的那么坏。他还给了我一百美元的孤儿救济金呢。我相信他跟我们每个人一样是忠诚和爱国的，只不过他过于骄傲不屑出来为自己辩护罢了。你知道男人们一旦激怒了会变得多么固执的。"皮蒂姑妈对于男人啥也不懂，无论他们是发怒了还是怎么的，她只能摇着那双小小的胖手表示奈何不得。至于思嘉，她很久以来就对媚兰那种专门从好的方面看人的习惯不存希望了。媚兰是个傻瓜，在这一点上谁都对她没有办法。思嘉知道瑞德并不爱国，而且，尽管她宁死也不承认，她对此毫不在乎。倒是他从纳索给她带来的那些小礼品，一个女人可以正正当当接受的小玩意，她却十分重视。在物价如此昂贵的情况下，如果还禁止他进门，她到哪里弄到针线、糖果和发夹呀？不，还是把责任推到皮蒂姑妈身上更顺当些，她毕竟是一家之主，是监护人和道德仲裁人嘛。愚蠢知道全城都在议论巴特勒的来访，也在议论她；可是她还知道，在亚特兰大人眼中媚兰.威尔克断断是不会干错事的，那么既然媚兰还在护着巴特勒，他的来访也就不至于太不体面了。

不过，如果瑞德放其他的那套异端邪说，生活就会惬意得多。那样，她同他在桃树街散步时就用不着因人们公然不理睬他而觉得尴尬了。“即使你有这些想法也罢，又何必说出来呢？"她这样责备他。"要是你但凭自己的高兴爱想什么就想什么，可就是闭着嘴毫不声张，那一切都会好得多了。”“我的绿眼睛伪君子，那是你的办法，是不是？思嘉，思嘉！我希望你拿出更多的勇起来。我认为爱尔兰人是想什么说什么的，只有魔鬼才躲躲闪闪，请老实告诉我，难道你闭着嘴不说话时不觉得心里憋得要爆炸吗？”

“唔，是的，"思嘉不大情愿地承认。"当人们从早晨到中午直到晚上尽谈什么主义时，我就觉得厌烦死了。可是我的天，瑞德.巴特勒，如果我承认了这一点，就谁都不跟我说话，哪个男孩子也不会跟我跳舞了！”“噢，对了，哪怕要付出最大的代价，总得有人伴着跳舞。那么，我要佩服你这种自我克制的精神，不过我觉得我自己办不到。我不能披上罗曼蒂克的爱国的伪装，无论那样会多么方便。那种愚蠢的爱国者已经够多的了，他们把手里的每分钱都押在封锁线上，到头来，等到这场战争一结束，只落得一个穷光蛋。他们不需要我去加入他们的队伍，无论是为爱国主义史册添一分光彩还是给穷光蛋名单加上一个名字。让他们去戴这些荣耀的光环吧。他们有资格戴的--这一次我总算诚恳了--此外，再过一年左右，那些要戴光环的人也全都会戴上的。”“我觉得你这人真是太卑鄙了，居然说出这样的话来，你明明知道英国和法国很快就会来帮助我们，而且--”

“怎么，思嘉！你准是看过报纸了！我真替你吃惊。可再不要这样了，那会把女人的脑子弄坏的。不到一个月以前，我还在英国。关于你的消息，我要告诉你，英国决不会帮助南部联盟。英国决不会把赌注押在一条落水狗身上，这便是英国之所以成为英国。此外，目前坐在宝座上的那位荷兰胖女人是敬畏上帝的，她不赞成奴隶制。即使英国棉纺厂的工人由于得不到我们的棉花而饿肚子，它也决不会为奴隶制而斗争的。至于法国，正在墨西哥忙于建设法国区，；这个拿破仑的孱弱模仿者，根本不可能为我们操心了。事实上，因为这会牵制我们而不能去赶走在墨西哥的法国军队，他们欢迎这场战争，……不，思嘉，国外援助这个概念只不过是报纸发明出来用以维持南方士气的一个法宝而已。南部联盟的命运已经注定了。它现在像一匹骆驼，靠它的驼峰维持生命，可是连最大的驼峰也有消耗干净的一天呢。我给自己打了个在封锁线再跑六个月的算盘，以后就完了。再下去就太冒风险了。那时我要把船只卖给一个自以为还能干下去的英国人。但是不管怎样，这不会叫我为难的。我已经赚了够多的钱，都存在英国的银行里，而且全是金币。这不值钱的纸币已与我毫不相干了。"

他还是像往常那样，话说得似乎很有道理。别人可能说他的话是叛国言论，但思嘉听来却是真实的，合乎情理的。她知道这可能完全错了，她应当感到震惊和愤怒才是。实际上她既不震惊也不愤怒，不过她可以装成那样，那会使她显得可敬一些，更像个上等人家的闺秀。“我认为米德大夫写的有关你的那些话都是对的，巴特勒船长。惟一挽救的办法是你把船卖掉之后立即去参军。你是西点军校出身的，而且--”“你这话很象是个牧师在发表招兵演说了。要是我不想挽救自己又怎么样？我要眼看着它被彻底粉碎才高兴呢。我干吗要去拼命维护那个把我抛弃了的制度呀？”

“我可从来没听说过什么制度。"她很不以为然地说。“没听说过？可你自己就是属于它的一分子，跟我一样，而且我敢肯定你也像我这样，并不喜欢它。再说，我为什么成了巴特勒家族中的不肖子呢？原因不是别的，就在这里--我跟查尔斯顿不一致，也没法跟它一致。而查尔斯顿可以代表南方，只不过更加厉害而已。我想你大概还不明白那是个多么讨厌的地方吧？有许多事情仅仅因为人们一直在做，你也就不得不做。另有许多事情是完全没有坏处的，可是为了同样的原因你就决不能去做。还有许多事情是由于毫无意思而使我腻烦透了。就说我没有娶那位你大约听说过的年轻女人吧，那仅仅是问题爆发的最后一个方面罢了。我为什么要娶一个讨厌的傻瓜，仅仅因为受到某种意外事故的干扰未能把她在天黑之前送到家里吗？又为什么要让她那个凶暴的兄弟在我能够打得更准的情况下来开枪打死我呢？当然，假如我是个上等人，我就会让他把我打死，这样就可以洗刷巴特勒家教上的污点了。可是--我要活呀！我就是这样活了下来，并且活得很舒服呢。……每当我想起我的兄弟，他生活在查尔斯顿的神圣牛群里，对他们很尊敬；我记其他那个粗笨的老婆和他的圣塞西利亚舞会，以及他那些令人厌倦的稻田--想到这些，我就认识了与那个制度决裂所得到的报偿。思嘉，我们南方的生活方式是跟中世纪封建制度一样陈旧的。令人惊奇的是它居然持续了这么久。它早就该消失，并且正在消失。不过，你还希望我去听像米德大夫这样的演说家告诉我，说我们的主义是公正而神圣的吗？要我在隆隆的鼓声中变得那样激动，以致会抓起枪杆子冲到弗吉尼亚去为罗伯特老板流血吗？你认为我是一个什么样的傻瓜呢？给人家鞭打了一顿还去吻他的鞭子，这可不是属于我干的那个行业。如今南方和我是两清了，谁也不欠谁的了。南方曾经把我抛弃，让我饿死。我没有饿死，倒是从南方的濒死挣扎中捞到了足够的金钱来赔偿我所丧失的与生俱来的权力了。”

“我看你这个人很卑鄙，惟利是图，"思嘉说，不过口气是机械的。他所说的话大多从她耳边滑过去了，就像每次与已无关的谈话一样。不过其中的一部分她能理解，她也觉得上等人的生活中的确有许多愚蠢的事情。比如说，不得不假装自己的心已进入坟墓，而实际上并没有。而且，她在那次义卖会上跳舞时人人都大为震惊呢。又比方，她每次做了或说了些什么稍稍与别的年轻女人所说所做不同的事，人家就会气得把眉毛都竖起来了。不过，她听到他攻击那个她自己也最厌恶的传统时，还是觉得刺耳的。因为一般人在听到别人说出他们自己的心思时，总是委婉地掩饰着并不惊慌的感觉，而她在这些人中生活是太久了，怎能不受影响呢？“惟利是图？不，我只是有远见罢了。尽管这也许不过是惟利是图的一个同义词。至少，那些和我一样有远见的人会这样说。只要他１８６１年手头有一百美元的现金，任何一个忠于南部联盟的人，都会像我这样干的，可是，真正惟利是图能够利用他们的机会的人又多么少啊！举例说，在萨姆特要塞刚刚陷落而封锁线还没有建成的时候，我以滥贱的价格买进了几千包棉花，并把它们运往英国。它们至今还存放在利物浦货栈里，一直没有出售。我要保持到英国棉纺厂极需棉花并愿意按我的要价购买时才放手。到时候，即使卖一美元一磅，也是不足为奇的。”“等到大象在树林里做窝时，你就可以卖一美元一磅了！”

“现在棉花已涨到７２美分一磅。我相信会卖到这个价的。思嘉，这场战争结束时我会成为一个富翁，因为我有远见--唔，对不起，是惟利是图。我曾经告诉过你，有两个时期是可以赚大钱的，一是在建设一个国家的时候，一是在一个国家被毁坏的时候。建设时赚钱慢，崩溃时赚钱快，记住我的话吧。也许有一天你是用得上的。”“我非常欣赏好的忠告，"思嘉用尽可能强烈的讽刺口吻说。"不过我不需要你的忠告，你认为我爸是个穷光蛋吗？他可有足够的钱供我花呢，而且我还有查尔斯的财产。”“我能想象到，法国贵族直到爬进囚车那一刻，也一直是这样想的。"

思嘉每次参加社会活动，瑞德总是指出这同她身穿黑色丧服是不协调的。他喜欢鲜艳的颜色，因此思嘉身上的丧服和那条从帽子一直拖到脚跟的绉纱头巾使他感到既好玩又不舒服，可是她坚持穿戴这些服丧的深色衣物，因为知道如果不再等几年就改穿漂亮的颜色，全城的人就会比现在更加窃窃私语地议论起来。何况，她又怎样向母亲解释呢？那条绉纱头巾使她活像只乌鸦，瑞德坦率地说，而那身黑衣服则使她显得老了十岁。这种不雅的说法逼得她赶快跑到镜子前去照照，究竟自己是不是像个二十八岁的人了。“我觉得你应当把自己看重些，不要去学梅里韦瑟太太那样，"他挪揄地说。”趣味要高尚一点，不要用那条纱巾来表现自己实际上从来没有过的悲哀。我敢跟你打赌，这是假的。我真希望在两个月内就叫你把这帽子和纱巾摘掉，戴上一顶巴黎式的。”

“真的？不，请你不要再谈这件事了，"思嘉说，她不高兴瑞德老是叫她想起查尔斯。这时瑞德正准备动身到威尔明顿去，从那里再到国外去跑一趟，所以他没有多说，咧嘴一笑便离开了。几星期后，一个晴朗的夏日早晨，他拿着一只装满漂亮的帽匣子来了，这时他发现思嘉一个人在屋里，便把匣子打开。里面用一层薄绢包着一顶非常精致的帽子，思嘉一见便惊叫起来：“阿，这宝贝儿！"很久很久没看见新衣裳了，更不用说亲手去摸了。何况这样一顶她从没见过的最可爱的帽子呢！这是用暗绿色塔夫绸做成的，里面衬着淡绿色水纹绸。而且，这件绝妙精制品的帽檐周围还装饰着洋洋得意似的驼鸟毛呢。“把它戴上，"瑞德微笑着说。她飞也似的跑到镜子跟前，把帽子噗的一下戴到头上，把头发往后推推，露出那对耳坠子来，然后系好带子。“好看吗？”她边嚷边旋转着让他看最美的姿势，同时晃着脑袋叫那些羽毛跳个不停。不过，她用不着看他那赞赏的眼光就知道自己显得有多美了。她的确显得又妩媚又俏皮，而那淡绿色衬里更把她的眼睛辉映成深悲翠一般闪闪发亮了。

“唔，瑞德，这帽子是谁的？我想买。我愿意把手头所有的钱都拿出来。”“就是你的呀，"他说。"还有谁配戴这种绿色呀？你不觉得我把你这眼睛的颜色记得十分精确吗？”“你真的是替我选配的吗？”“真的。你看盒子上还有'和平路'几个法文字呢。如果你觉得这多么能说明问题的话。"她并不觉得这有什么意思，只一味朝镜子里的影像微笑。在这个时刻，除了她两年以来头一次戴上了这么漂亮的帽了并显得分外地迷人之外，任何事情都无所谓了。有了这顶帽子，她还有什么事办不到呀！可是随即她的笑容渐渐消失了。

“你喜欢它吗？”“唔，这简直是像个梦，不过--唔，我恨自己不得不用黑纱罩住这可爱的绿色并把羽毛染成黑色的。"他即刻站到了她身边，用熟练的手指把她下巴底下的结带解开。不一会儿帽子就放回到盒子里了。“你说过这是我的呀！你这是干什么？”“可它并不是给你改做丧帽的。我会找到另一位绿眼睛的漂亮太太，她会欣赏我的选择的。”“啊，你不能这样！我宁死也得要它！啊，求求你，瑞德，别这样小气！给了我吧！”“把它改成跟你旁的帽子一样的丑八怪？不行。"

她抓住盒子不放。要把这个使她变得如此年轻而妩媚的宝贝给别的女孩子？啊，休想！她也曾暂时想起皮蒂和媚兰的惊慌模样，她想起母亲和她可能要说的话。不由得打了一个寒噤。可是，虚荣心毕竟更有力量。“我答应你，我不会改它。就给了我吧。"他把盒子给她，脸上流露着微带嘲讽的笑容，望着她把帽子再一次戴上并端详自己的容貌。“这要多少钱？"她突然沉下脸来问。"我手头只有５０美元，不过下个月--”“按南部联盟的钱算，这大约值两千美元左右。”“啊，我的天--好吧，就算我现在给你５０，以后，等我有了--”“我不要钱，"他说。"这是礼物。"思嘉的一张嘴张开不响了。在接受男人的礼物方面，界线可画得又严密又谨慎呢。

“糖果和鲜花，亲爱的，"爱伦曾经屡次说，"也许一本诗集，或者一个像册本，一小瓶香水，只有这些，男人送给你时可以接受。凡是贵重礼物，哪怕是你的未婚夫送的，都千万不能接受。千万不要接受首饰和穿戴的东西，连手套和手绢也不能要。你如果收了这样的礼物，男人们就会认为你不是个上等女人，就会对你放肆了。”“啊，乖乖！"思嘉心想，先看了看镜子里自己的形相，然后看着瑞德那张神秘莫测的脸。"这太可爱了。我简直没法告诉他我不能接受。我宁愿--我几乎宁愿让他放肆一下，如果只有个小动作的话。"这时她不禁对自己也觉得惊恐，怎么会有这样的想法呢，于是脸红了。“我要--我要给你那５０美元--”“如果你这样，我就把它扔了。或者，还不如花钱为你的灵魂作作弥撒。我相信，你的灵魂是需要作几次弥撒的。"她勉强笑笑，可是一起见镜子里那绿帽檐底下的笑影便立即下决心了。

“你究竟要对我怎么样呢？”“我是在用好东西引诱你，把你那些女孩子的空想磨掉，然后服从我的支配，”他说。“'从男人那里只能接受糖果和鲜花呀，亲爱的！'"他取笑似的模仿着，她也格格地笑了。“瑞德.巴特勒，你这个又狡诈又黑心的坏蛋，而且你明明知道这帽子太漂亮了，谁还会拒绝呢。"他的两只眼睛在嘲笑她，即使同时在称赞她的美貌。“当然喽，你可以对皮蒂小姐说，你给了我一个塔夫绸和绿水绸的样品，并画了张图，而后我向你勒索了五十美元。”

“不，我要说是一百美元，她听了会告诉城里的每一个人，然后人人都会对我眼红，议论我多么奢侈。不过，瑞德，你以后不要再给我带这样贵重的东西好吗？你这已经是太慷慨了，我实在不能接受别的了。”“真的？可是，只要我认为能增加你的魅力，只要我觉得喜欢，我还要继续带些礼物来。我要给你带些暗绿色水纹绸来做一件长袍。好跟这顶帽子相配。不过我要警告你，我这人并不慷慨。我是在用帽子和镯子引诱你，引你上钩。请经常记住，我每做一件事都有自己的动机，从来不做那种没有报酬的傻事。我总是要得到报偿的。"他的黑眼睛在她脸上搜索，移到了她的嘴唇上，思嘉垂下眼来，浑身激动。现在，就像爱伦说的那样。他准备要放肆了，他要吻她，或者试图吻她，可是她心慌意乱打不定主意，不知怎么办才好。要是她拒绝呢，他就可能一把将帽子从她头上摘下来，拿去给别的女人。反之，要是允许他规规矩矩亲一下呢，他就可能再给她带些可爱的礼物来，希望再一次吻她。男人总是非常重视亲吻的，其中的缘故只有天知道。往往有这样的情况，吻过一次就不再给吻了的话，他就会大出洋相，显得十分有趣。要是瑞德.巴特勒爱上了她，并且自己承认了，求她接一个吻或笑一笑，那才带劲呢。是的，她愿意让他吻。

但是他没有来吻她，她从眼睫毛底下瞟了他一眼，并用挑逗的口气低声说：“你总是要得到报偿的，是这样吗？那么你想从我这里得到什么呢？”“那得等着瞧了。”“唔，要是你觉得我为了偿付那顶帽子便会嫁给你，那是不会的，"她大胆地说，同时俏皮地把头晃了晃，让帽子上的羽毛抖动起来。他那雪亮的牙齿在一小撮髭须下微微一露，仿佛要笑似的。“你这是在恭维自己了，太太，我是不准备结婚的。我并不想娶你或任何别的女人。”“真的！"她吃惊地叫了一声，同时断定他就要放肆了。

“我连吻也不想吻你呢。”“那你为什么把嘴撮成那么个可笑的模样呀？”“啊！"她向镜子里瞧了一眼，发现自己的红嘴唇的确是个准备接吻的姿势，气得连连顿脚。不禁又嚷了一声，”你是我所见过的最可怕的人了，我真的再也不想见到你了！”“要是你真的这么想，你就会把帽子丢在地上踩起来。哎哟哟，看你急成那个样子，不过这也是恰到好处的，你大慨很清楚，来，思嘉，把帽子踩在脚下，好让我看看你对我和我的礼物是怎么想的吧。”“看你敢把这顶帽子碰一下，"她边说边抓住帽带慢慢往后退。他跟上去，笑嘻嘻地把她的手握住了。

“唔，思嘉，你真像个孩子，可把我的心都揪痛了，"他说。"我要吻你的，看来你正盼着呢。"说着他随随便便俯下身来将髭须在她脸上擦了擦。"现在，你是不是觉得该打我一个耳光来维持你的体面呀？"她撅着嘴，抬着注视着他的眼睛，看见那黑黝黝的眼珠子里饱含着乐趣，便噗哧一声笑了。她想这家伙也太爱戏弄人，太叫人恼火了！如果他并不想跟她结婚，甚至不想吻她，那他要怎样呢？如果他并没有爱上她，那为什么来得这样勤并送给她礼物呢？“这就好了，"他说。"思嘉，我是会教你干坏事的，所以你一旦觉察出来就会让我滚蛋--如果你办得到的话，我这人可是很难摆脱掉的埃,不过我对你只有坏处。”

“是这样吗？”“难道你看不出来？自从我在义卖会上遇到你那一天气，你的行为就很叫人吃惊了，其中大部分应当归咎于我。是谁怂勇你跳舞的呢？是谁强迫你承认了你认为我们的主义既不光荣也不神圣的呢？是谁促使你承认你觉得那些为响亮的信条而牺牲的人便是傻瓜呢？谁帮助你给了那些老太太许多闲谈的资料呢？谁正在劝说你提前几年便匆匆地将丧服脱掉呢？最后，又是谁引诱你接受一件要想继续当上等女人就不能接受的礼物呢？”“巴特勒船长，你这是在恭维你自己。我根本没有干过这样可耻的事，而且，没有你的帮助我也会做你提到的那些事呢。”

“我怀疑这一点，"他说这话时脸色突然显得平静而阴沉了。"你应当仍然是查尔斯.汉密尔顿的伤心的遗孀，同时带些鲜花送给那些正在康复的军官。"她并没有意识到瑞德说的那最后几句话是真实的。她没有看出他已经设法打开她那寡妇生活的牢门，把她释放出来，使她在作为一个美人本来早已是昨日黄花的时候，又能像女王一般凌驾于那些未婚姑娘之上。她也没有看出自己在他的影响下已经远远背离了母亲的教诲。变化是慢慢发生的，从蔑视一种小小的习俗到蔑视另一种习俗，中间似乎没有什么联系，至于瑞德在其中起的作用就更不明显了。她还不明白，正是由于他的鼓励，她才否定了母亲关于妇道的许多严格禁条，忘记了作为一个上等女人时很难遵守的那些教训。

她仅仅看到那顶帽子是她历来有过的最合适的一顶，而且它没有花她一文钱；瑞德也一定是爱上她了，不管他承认与否。她无疑是要想出一个办法来使他承认的。

第二天，思嘉手里拿着一把梳子，站在镜前，嘴里塞满了发夹，正在试着做一种新的发型。这种发型是梅贝尔最近在里士满探望丈夫时学到的，名叫"老猫老鼠小耗子"，据说是时下京都最风行的，不过很不容易做呢。这要把头发从当中分开，每一边又分成逐渐减少的三绺，最大的一绺紧靠中分线，算作"老猫"。"老猫”和"老鼠"很容易就安顿好了，可"小耗子”总是想从发夹中溜出来，恼火得很。不过，她下决心一定要把它弄好，因为瑞德今天要来吃晚饭，而他很注意衣服和头发的式样，并且是最评头品足的。她正在跟自己那把又密又顽固的头发斗争，额头上冒出了许多汗珠，这时忽然听到楼下穿堂里响起轻快的脚步声，便知道是媚兰从医院回来了。接着，她听见媚兰两步并作一步飞快地跑上楼来，便不禁拿着发夹愣住了，心想一定是出了什么事，因为媚兰像个贵夫人那样一贯是从容缓步的。她走到门口，把门打开，媚兰随即跑进来，满脸的兴奋和惊慌，像个做了错事的孩子似的。她帽子挂在头顶上，脸上满是泪珠，裙圈急急地摆荡着。她手里抓着个什么东西，周围散发着一股廉价香水的强烈香味。

“啊，思嘉！"她边喊边把门关好，随即在床上坐下。"姑妈回来了吗？还没有？啊，谢天谢地！思嘉，我差点给羞死了！我都快要晕过去了，你看，彼得大叔正在那里威胁说要告诉姑妈呢！”“告诉她什么呀？”“说我跟那个--跟那位小姐还是太太说话了--"媚兰用手绢使劲扇着自己那张火烫的脸。"那个红头发的叫贝尔.沃特琳的女人呀！”“怎么，媚兰！"思嘉嚷着，眼睛都吓得发直了。贝尔.沃特琳就是她到亚特兰大的当天在街上看见的那个红头发女人，现在她可能是城里名声最臭的女人了，有许多妓女跟随着大兵涌进了亚特兰大，而贝尔沿着她那火红的头发和俗丽而过分时髦的衣着成了她们中的佼佼者。人们在桃树街大街上和附近的体面人家很少看到她，但只要她一出现，有身份的妇女便急忙走开，避免同她接近。可是媚兰跟她说话了。难怪彼得大叔大发雷霆呢。

“要是皮蒂姑妈发现，我就活不成了！你知道她会到处嚷嚷告诉城里每个人的，这样我就没脸见人了，"媚兰抽沿着说。“可这不是我的过错。我--我不能硬从她面前跑开呀，那样太不礼貌了。思嘉，我--我很替她感到难过，你是不是觉得我这样想太不应该了呢？"但是思嘉并不关心这件事在道德是否应该。像大多数有教养和天真烂漫的年轻女人那样，她对妓女怀着一份十分强烈的好奇心。“她的话讲得怎么样？她想要干什么？”

“唔，她的语法糟透了，不过我看得出她在极力想学得文雅些，可怜的人儿！我从医院里出来，发现彼得大叔和马车没有在门口等我，我就想步行回家了。我经过埃默生家的大院时，她正躲在篱笆后面呢！啊，谢天谢地，埃默生一家都到梅肯去了。这时，她说，'威尔克斯小姐，你跟我说一会儿话好吗？'我不明白她是怎么知道我的名字的。我想我应当尽快走开，可是--可是思嘉，她显得那么可怜--是的，好像是在哀求我。她穿着一身黑衣裳，戴着黑帽子，也没有涂脂抹粉，要不是那头红头发就真正像个规矩人了。她没有等我开口又接着说：‘我知道，我是不应当跟你说话的，不过当我跑去对那只年老的母孔雀埃尔辛太太说时，她竟把我从医院里撵出来了！'”“她真的管她叫母孔雀吗？”思嘉乐呵呵地笑了。“唔，这不是好玩的。别笑嘛，看来这位小姐，这个女人，是想替医院做点什么--你能想象出来吗？她提出要每天上午来当看护呢！当然，埃尔辛太太一听这想法必定是给吓坏了，于是就命令她离开医院。接着她说，'我也想作点事情呢。难道我不也像你们那样是个拥护南部联盟的人吗？'这样，思嘉，我真的给她那要求帮助的模样感动了。你知道，她要是想为主义效劳，就不能说全是个坏人了，你觉得我这样也很坏吗？”

“看在上帝面上，媚兰，谁管你坏不坏的？她还说了些什么呢？”“她说她一直在看经过那里到医院去的女人，觉得我--我的面貌很和平，所以就拦住了我。她有些钱要给我，还不要告诉任何人钱是从哪里来的，让我用在医院的事上，她说埃尔辛太太一定要她说明那是什么样的钱才同意作使用。什么样的钱呀！说到这点我真要晕倒了呢！那时我感到很不好办，急于要离开她，只得随口应着'唔，是的，当真，你多好'，或者旁的傻话，可她却微笑着说：‘你才真是个基督徒呢，'并把这条脏手帕塞到我手里。喏，你闻闻这香味！”媚兰拿出一条男人用的手帕来，又脏又带着强烈香味，里面包着一些硬币。

“她正在说'谢谢你'，并表示以后每星期都给我带点钱的时候，得，彼得大叔赶着车迎面跑来看见我了！"说到这里，媚兰又泪流满面，把头倒在枕头上哭了起来。"当他看清楚是谁跟我在一起时，他--思嘉你看，他竟对我吆喝起来了！我这一辈子还从没见人吆喝过我呢。他还说，'你就在这里赶快给俺上车吧！'当我上了车，他便一路上没完没了地骂我，也不让我解释一句，还说他要去告诉皮蒂姑妈。思嘉，请下去求求他不要去告我了，好吗？说不定他会听你的。你知道，姑妈只要听我曾经面对面见过那女人，她也会给活活吓死的呀！思嘉，你愿意去跟彼得大叔说说吗？”“好，我去，不过，让我们先瞧瞧这里有多少钱。还沉着呢。"她解开手帕，一大把金币滚了出来，撒落在床上。

“有五十美元呢！还有金币！思嘉！"媚兰惊叫着，数了数那些亮晶晶的硬币，显然给吓住了。“你说，你觉得在小伙子们身上使用这种--噢，这种钱--这样赚来的钱，恰当吗？你不觉得或许上帝会理解她是想帮助，所以就不管钱是否肮脏了呢？我一想到医院需要那么多的东西时--"但是思嘉并没有听这些，她在注视那条脏手帕，心里充满着羞辱和愤怒。原来手帕角上有个图案，其中包含着ＲＫＢ三个字母。她那放珍贵物品的抽屉里也有一块跟这一模一样的手帕，那是瑞德.巴特勒昨天借给她用来包那束他们采折的鲜花的。她正准备今晚他来吃饭时还给他呢。这样看来，瑞德在同沃特琳那个贱货来往并给她钱了。这就是那笔给医院的捐款的由来了。原来是从封锁线捞到的金币呀。想想看，瑞德居然有胆量在跟那个贱货厮混过以后，再来同一位正经妇女会面呢！想想看，她几乎相信他爱上她呢。这证明他是决不会的了。

凡是坏女人，以及那些跟他们有关连的人，对她来说都是些神秘而讨厌的家伙。她知道有些男人怀着某种目的去光顾这些女人，那种目的是正经女人所不齿的--或者，她要是提及的话，也只能用耳语或暗示，或一种委婉的说法。她常常想，只有低级而粗俗的男人才会去看这样的女人。在这以前，她从来没有想到过，正经男人--就是说，她在体面人家遇见过并一起跳舞的那些男人--也可能做这样的事情。眼前这件事给她的思想打开了一个崭新的天地，一个令人十分恐怖的天地。说不定所有的男人都这样呢！他们强迫自己的妻子忍受这种不道德的行为就够坏的了，还要去找下等女人并为这种寻欢作乐付给她们金钱呢？啊，男人都坏透了，瑞德.巴特勒更是他们中最下流的一个！

她要将这条手帕摔到他脸上去，并指着门口叫他滚出去，而且从此永远永远也不再理他了。可是不，她当然不能那样做。她永远永远不能让他知道她已经明白有那样一个女人存在，更不要说已经明白他去看过她这件事。一个上等女人是决不能这样做的。“唔，"她满怀愤怒地想，"假如我不是个上等女人，我还有什么不能对这个坏蛋说的呢！"于是，她把那条手帕揉成一团捏在手里，随即下楼到厨房里去寻找彼得大叔，她从火炉旁走过时，随手把手帕丢到火里，憋着一肚子无可奈何的怒气看着它燃烧。

第十四章

1863年夏天到来时，每个南方人心里也升起了希望。尽管有疲困和艰难，尽管有粮食投机商和类似的蟊贼，尽管死亡，疾病和痛苦给几乎每一个家庭留下了阴影，南方毕竟又在说：“再打一个胜仗就可以结束战争了，"而且是怀着比头年夏天更乐观的心情说的。北方佬的确是个很难砸开的核桃，可是他们终于在破裂了。对于亚特兰大和对于整个南方来说，１８６２年圣诞节是个愉快的节日。南部联盟在弗雷德里克斯堡打了一个很大的胜仗，北方佬伤亡的人员数以千计，人们在节假期间普遍欢欣鼓舞，欢庆和祈祷局势已出现了转折点。那些穿灰制服的军队已成了久经沙场的队伍，他们的将军已屡建功勋，人人都知道，只要春季战役一打响，北方佬就会被永远彻底地击溃了。春天到来，战斗又开始了。到五月间南部联盟军队又在昌塞洛斯维尔打了个大胜仗，整个南方都为之欢欣鼓舞。

在离本县较近的地方，一支突入佐治亚的联邦骑兵给击溃了，又成了南部联盟方面的胜利。人们仍在嘻嘻地彼此拍着肩背说：“是啊，先生！只要咱们的老福雷斯特将军跟上来，他们就不如早点滚了！"原来四月下旬斯特雷特上校率领一支八百人的北方骑兵队伍突然袭入佐治亚，企图占领在亚特兰大北面六十余英里的罗姆。他们妄想切断亚特兰大和田纳西之间的极端重要的铁路线，然后向南攻入南部联盟的枢纽城市亚特兰大，把集中在那里的工厂和军需物资彻底摧毁。这是十分厉害的一招，如果没有纳.贝.福雷斯特将军，就会给南方造成极大的损失。当时这位将军只带领相当于敌人三分之一的兵力--不过这是些多么了不起的骑手啊！尾随在他们后面，但赶在他们到达罗姆之前便交上了火，然后是昼夜猛击，终于把他们全部俘获了！

这个捷报和昌塞洛斯维尔大捷的消息几乎同时传到了亚特兰大，引起全城一片震天动地的欢呼。昌塞洛斯维尔的胜利可能有更加重大的意义，但是斯特雷特突击队的被俘也使北方佬显得极为狼狈。

“不，先生，他们最好不要再跟老福雷斯特开玩笑了！"亚特兰大人开心地说，同时一再谈论这次打胜仗的经过，兴味无穷。现在，南部联盟走运的形势发展到了极盛的高潮阶段，它席卷着满怀喜悦的人们。不错，格兰特率领下的北方佬军队五月中以来一直在围攻维克斯堡。不错，斯.杰克逊在昌塞洛斯维尔受了重伤，这是南方的一个令人痛心的损失。不错，科布在弗雷德里克斯堡牺牲了，这使佐治亚失掉了一个最勇敢和最有才能的儿子。可是，北方佬再也经不起像弗雷德里克斯堡和昌塞洛斯维尔这样的惨败了，他们会被迫投降，那时残酷的战争便可宣告结束了。到七月初，先是谣传，后来从快报上证实了：李将军在向宾夕法尼亚挺进。李将军打进了敌人区域了！李将军在强攻了！这是最后一战了！

亚特兰大人兴奋得如醉如狂，迫切地渴望着来一次报复。如今北方佬知道将战争打到自己的家里是什么滋味了。如今他们该知道耕地被荒废、牛马被偷走、房屋被焚毁、老人孩子被抓进牢房、妇女儿童被赶出来挨饿都是些什么样的滋味了。人人都清楚北方佬在密苏里、肯塔基、田纳西和弗吉尼亚都干了些什么。北方佬在占领区犯下的罪行，连很小的孩子都能又恨又怕地历数出来。现在亚特兰大已到处是从田纳西东部逃来的难民，他们亲口讲述自己的苦难经历，令人听了无不伤心。在那个地区，南部联盟的同情者居少数，战争带给他们的灾难也最沉重，就像在所有边境地区那样，兄弟互相残杀，人们彼此告密，这些难民都大声要求让宾夕法尼亚一片焦土，连那些最温和的老太太也表现出严厉的喜悦心情。但是有人从前线带回消息说，李将军下了命令，宾夕法尼亚州的私人财产不能触动，掠夺一律处以死刑，凡军队征用任何物品都必须付钱--这样，李将军就得付出自己所赢得的全部尊敬才能保全在群众中的声望了，也不让人们在那个繁华州的丰富仓库里为所欲为一下？李将军究竟是怎么想的？可我们的小伙子却迫切需要鞋子、衣服和马匹呢！

米德大夫儿子达西捎回来一封急信，这是七月初亚特兰大收到的惟一第一手新闻，因此便在人们手中传递，引起愈来愈大的愤慨。“爸，你能设法给我弄一双靴子来吗？我已经打了两个星期赤脚了，至今还没有希望得到靴子。要不是我的脚太大，我可以像别的小伙子那样，从北方佬死人脚上脱一双下来，可是我还没打到一个有我这般大脚的北方佬呢。如果你能替我弄到，请不要通过邮局寄。有人会在途中偷走的，而我又不想责怪他们。还是叫费尔坐趟火车送来吧。我们到什么地方，我会很快写信告诉人。只知道在朝北方行进，眼前我还不清楚，我们此刻在马里兰，人人都说是开到宾夕法尼亚去……“爸，我觉得我们应当对北方佬以牙还牙，可是将军说不行。至于我个人，我并不愿意只图一时高兴去烧北方佬的房子而受到枪毙的处分，爸，今天我们穿过了你可能从没见过的极大一片麦田。我们那里可没有这样的麦田呢。好吧，我得承认我们在那片麦地里偷偷搞了一点掠夺，因为我们全都饿得不行了，而这种事只要将军不知道就不会有危险的。不过没有给我们任何好处，那麦子一吃下去便更糟了，小伙子们本来都患了点痢疾，要知道，带着痢疾走路比拖着一条伤腿走还要困难呢。爸，请一定设法替我弄双靴子来。我如今已当了上尉，一个上尉即使没有新的制服或肩章，也应当穿双靴子嘛。"

但是军队到了宾夕法尼亚--这才是重要的事情。再打一次胜仗战争就会结束。那时达西.米德所需的靴子就全都有了，小伙子们就会往回开拔了，大家再重新欢聚。米德太太想象儿子终于回到家里，从此不再离开，便忍不住要落泪了。七月三日，从北方来的电讯突然沉默了，一直到四日中午才有断断续续的经过窜改的报道流入设在亚特兰大的司令部。原来在宾夕法尼亚发生了激战，在一个名叫葛底斯堡的小镇附近打了一次投入李将军全部兵力的大仗。消息并不怎么确切，来得也晚，因为战争是在敌人区域里打的，所有的报道都得首先经过马里兰，转到里士满，然后再到亚特兰大。人们心中的焦虑逐渐增长，恐惧的预感慢慢地流遍全城。最糟糕的是不明白事情的真相。凡是有儿子在前线的家庭都焦急地祈祷着，但愿自己的孩子不在宾夕法尼亚，可是那些知道自己的亲属就在达西.米德团里的，便只好咬着牙声称，他们参加了这次将永远打垮北方佬的鏖战，是十分光荣的事。

皮蒂姑妈家的三位女人只好怀着无法掩饰的恐惧心里彼此面面相觑。艾希礼就在达西那个团里呢。到七月五日，坏消息终于到来，但不是从里士满而是从西边传来的。维克斯堡陷落了，经受长期而残酷的围攻之后陷落了，而且实际上整个密西西比流域，从圣路易斯到新奥尔良，都已沦于北方佬之手。南部联盟已被切成两块。在任何别的时候，这一灾难的消息都会给亚特兰大人带来恐怖和悲伤。但是现在，他们已来不及考虑维克斯堡。他们考虑的是在宾夕法尼亚进行强攻的李将军。只要李将军在东边打了胜仗，维克斯堡的陷落就不是太大的灾难了。还有宾夕法尼亚，纽约，华盛顿呢。一旦把它们打下来，整个北方便会陷于瘫痪状态，这可以抵销密西西比流域的败绩还绰绰有余。时间一个钟头又一个钟头沉闷地过去，灾难的阴影笼罩着全城，使炎热的太阳都显得昏暗了，直到人们突然抬起头来，吃惊地凝望天空，仿佛不相信它是晴朗的、湛蓝的，而是乌云遍布，一片昏沉。到处都可以看到，妇女们在屋前走廊上，在人行道上、甚至在街心聚集成群，挤作一堆，相互告诉说没有什么好消息，同时设法彼此安慰，装出一付勇敢的模样。可是谣言暗暗流传，像蝙蝠似的在寂静的大街上往来飞掠，说是李将军牺牲了，仗打败了，大量伤亡的名单正源源而来。人们尽量不去信它，可是远远近近的邻居都已惊惶万状，纷纷跑到市中心区，跑到报馆和司令部去讨消息，讨任何消息，哪怕坏消息都行。

成群结队的人聚集在车站旁边，希望进站的列车带来消息，或者在电报局门口，在苦恼不堪的总部门外，在上着锁的报馆门前，等着，悄悄地等着，他们是些肃静得出奇的人群，肃静地愈聚愈多。没有人说话。偶尔有个老头用颤抖的声音来讨消息，人们只听到那经常重复的回答：“从北边来的电报除了说一直在战斗之外，没有别的。"但这不仅没有激销大伙的埋怨，反而加强了缄默气氛。步行或坐着马车在外围活动的妇女也愈来愈稠密拥挤。由于大家摩肩擦背而产生热气，以及不安脚步所激起的灰尘，使周围的空气已闷得要窒息了。那些女人并不说话，但她们板着发青的脸孔却以一种无声的雄辩在发出请求，这是比哭泣还要响亮得多的。

城里几乎每家每户都有人上前线，无论他是儿子、兄弟、父亲，还是情人、丈夫。人们都在等候着可能宣布他们家已经有人牺牲的消息。他们预期有死讯到来，但不想收到失败的消息。他们把那种失败的想法打消了。他们的人可能正在牺牲，甚至就在此时此刻，在宾夕法尼亚山地太阳烤着的荒草上，甚至就在此时此刻，南方的士兵可能正在纷纷倒下，象冰雹下的谷物一般，但是他们为之战斗的主义永远不会倒。他们可能在成千上万地死亡，但是像龙齿的果子似的，成千上万的新人，穿着灰军服，喊着造反的口号的新人，又会从地里冒出来接替他们。至于这些人将从哪里来，还没人知道。他们只是像确信天上有个公正而要求绝对忠实的上帝那样，确信李将军是非凡的，弗吉尼亚军队是不可战胜的。

思嘉、媚兰和皮蒂帕特小姐坐着马车停在《观察家日报》社门前，她们打着阳伞坐在车里。马车的顶篷折到背后了，思嘉的手在发抖，头上的阳伞也随着摇晃。皮蒂激动得很，圆脸上的鼻子像只家兔的鼻子不停地颤动，只有媚兰象一尊石雕，坐在那里一动不动，但那双黑眼睛也瞪得愈来愈大了。在两个小时之内她只说过一句话，那是她从手提包里找出嗅盐瓶递给姑妈时说的，而且是她有生以来第一次用这样毫不亲切的口气对姑妈说话。“姑妈，拿着吧，要是你觉得快晕倒了，就闻一闻。如果你真的晕倒，老实告诉你，那也是没有办法的事，只好让彼得大叔把你送回家去，因为我不会离开这里，直到我听到有关--直至我听到消息为止。而且，我也不会让思嘉离开我。”思嘉没有要离开的意思，因为她不想让自己离开以后得不到有关艾希礼的第一个消息。不，即使皮蒂小姐死了，她也决不离开这里。艾希礼正在那边什么地方打仗，也许正在死亡呢，而报馆是她能得到确切信息的唯一地方。

她环顾人群，认出哪些是自己的朋友和邻居，只见米德太太歪戴着帽子让那个十五岁的费尔搀扶着站在那里，麦克卢尔姐妹在设法用颤抖的上嘴唇掩盖她们的黑牙；埃尔辛太太像个斯巴达母亲似的站得笔直，只不过那几绺从发髻上垂下来散乱的灰白头发泄露了她内心的混乱情绪；范妮.埃尔辛则脸色苍白得像个幽灵。（当然，范妮是不会为她兄弟这样担忧的，那么，她是否有个人们还不知道的真正情人在前线呢？）梅里韦瑟太太坐在她的马车里轻轻拍着梅贝尔的手，梅贝尔好像怀孕许久了，尽管她用披肩把自己仔细遮了起来。她这样出来公开露面是很不雅观的，她为什么这样担忧呀？没有人听说过路易斯安那的军队也到了宾夕法尼亚嘛。大慨她那位多毛的小个子义勇兵此刻还平平安安地待在里士满吧。

人群外围出现了一阵骚动，那些站着的人都让开路来，这时瑞德.巴特勒骑着马小心地向皮蒂姑妈的马车靠近。思嘉心想，他哪来的勇气，竟敢在这个时候跑来，也不怕这些乱民由于他没穿军服而轻易地把他撕得粉碎呢！他走近时，她觉得她自己就会头一个动手去撕他。他怎么敢骑着一匹骏马，穿着铮亮的靴子和雪白笔挺的亚麻布套服，叼着昂贵的雪茄，那么时髦，那么健康，可这时艾希礼和所有其他的小伙子却光着脚、冒着大汗、饿着肚子、患有胃溃疡在同北方佬作战--他怎么敢这样呀？不少人向他投来恼恨的目光。他慢慢穿过人群，老头们吹着胡子发出咆哮，天不怕地不怕的梅里韦瑟太太在马车里微微欠起身来清清楚楚地喊道：“投机商！”用的那声调更使这个字显得又脏又毒了。可是他对谁都不理睬，只举着帽子向媚兰和皮蒂姑妈挥了挥，随即来到思嘉身边，俯下身低声说：“你不觉得现在应当让米德大夫来给我们发表关于胜利的著名讲演，说胜利就像平息在我们旗帜上的一只尖叫的鹰吗？”思嘉的神经本来就紧张极了，不知怎么办好，这时她突然像只愤怒的猫转过头来，想狠狠骂他几句，可是他用一个手势制止了。

“我是来告诉你们几位的，"他大声说，"我刚才到过司令部，第一批伤亡名单已经来了。"他这话在周围那些听他的话的人中顿时引起一阵低语，人群开始骚动，准备沿着白厅街向司令部跑去。“你们不要去，"他在马鞍上站起身来，举起手喊道：“你们就待在原地吧！名单已送到两家报馆去了，正在印刷。”“唔，巴特勒船长，"媚兰喊道，一面回过头来眼泪汪汪地望着他。"真该谢谢你跑来告诉我们！名单几时张贴呢？”“交给报馆已半个小时了。很快会公布的，太太。管这外事的军官一定叫印好才让公布，因为恐怕群众会冲进去要消息。哎，你瞧！"

报馆侧面的窗户打开了，一只手伸出来，手里拿着一叠窄长的印刷品，上面是刚刚排印的密密麻麻的姓名。人群拥上前去抢。把那些长条纸一下撕成两半，有人抢到了就拚命挤出来急于要看，后面的继续往前挤，大家都在叫喊：“让我过去！让我过去！”“拉住缰绳，"瑞德一面跳下马，一面把缰绳扔给彼得大叔。人们看见他耸着一对高出众人之上的肩膀，拼命推搡着从身边挤过。一会儿他回来了，手里拿着好几张名单，他扔给媚兰一张，其余的分发给坐在附近马车里的小姐太太，中包括麦克卢尔姐妹、米德太太、梅里韦瑟太太、埃尔辛太太。“快，媚兰，"思嘉急不可耐地喊道，因为媚兰的手在嗦嗦发抖，她没法看清楚，恼火极了。

“你拿去吧，"媚兰低声说，思嘉便一把抢了过来。先从以Ｗ打头的名字看起，可是它们在哪里呢？啊，在底下，而且都模糊了。"怀特，"她开始念，嗓子有点颤抖，"威肯斯……温……泽布伦……啊，媚兰，他不在里面！他不在里面！姑妈？啊，你怎么了，媚兰，把嗅盐瓶拿出来！扶住她，媚兰。"媚兰高兴得当众哭起来，一面扶住皮蒂小姐摆来摆去的头，同时把嗅盐放到他鼻子底下，思嘉从另一边扶着那位胖老太太，心里也在欢乐地歌唱，艾希礼还活着，他甚至也没受伤呢。上帝多好，把他放过来了！多么--她听到一声低的呻吟，回头一看，只见范妮.埃尔辛把头靠在她母亲胸口，那张伤亡名单飘落在马车踏板上，埃尔辛太太的薄薄嘴唇颤抖着，她把女儿紧紧搂在怀里，一面平静地吩咐车夫：“快，回家去。"思嘉把名单迅速看了一下，上面不见休.埃尔辛的名字，这么说，范妮一定是有个情人在前线，现在死了！人群怀着同情默默地给埃尔辛家的马车让路，后面跟着麦克卢尔姐妹那辆小小的柳条车。赶车的是费思小姐，她的脸板得像石头似的，她的牙齿至少又一次给嘴唇包了起来，霍妮小姐的脸像死灰一样苍白，她挺直腰坐在费思身边，紧紧抓住妹妹的裙子。她们都显得很老了。她们的弟弟达拉斯是她们的宝贝，也是这两位老处女在世界上的唯一亲人。但是达拉斯死了。

“媚兰！媚兰！"梅贝尔喊道，声音显得很快活。"雷内没事！还有艾希礼，啊，感谢上帝！"这时披肩已从她肩上掉下来，她那大肚子再明显不过了。但是这一次无论梅里韦瑟太太或者她自己都没去管它。"啊，米德太太！雷内--"说到这里，她的声音突然变了，"媚兰，你瞧！-—米德太太，请看呀！达西是不是--？"米德太太正垂着两眼在凝望自己的衣襟，听到有人叫她也没有抬起头来，不过小费尔坐在旁边，只要看看他的表情便一切都明白了。“唔，妈，妈，"他可怜巴巴地说。米德太太抬起头来，正好触到媚兰的目光。“现在他不需要靴子了。”“啊，亲爱的！"媚兰惊叫一声，哭泣起来，一面把皮蒂姑妈推到思嘉肩上，爬下马车，向大夫太太的马车走去。

“妈，你还有我呢，"费尔无可奈何地极力安慰身旁脸色苍白的老太太。"只要你同意，我就去把所有的北方佬都杀掉--”“不！"米德太在哽咽着说，一面紧紧抓住他的胳臂，好像决不放它了似的。“费尔.米德，你就别说了！"媚兰轻声劝阻他，一面爬进马车，在米德太太身旁坐下，抱她搂在怀里。接着，她才继续对费尔说：“你觉得要是你也走了，牺牲了，这对你妈有帮助吗？从没听说过这种傻话。还不快赶车把我们送回家去！”费尔抓起缰绳，这时媚兰又回过头去对思嘉说话。“你把姑妈送到家里，请马上到米德太太家来。巴特勒船长，你能不能给大夫捎个信去？他在医院里呢。"

马车从纷纷四散的人群中出发了。有些高兴得哭泣，但大多数是受到沉重打击后还没有明白过来，仍然目瞪口呆地站在那里。思嘉低着头在看那张模糊的名单，飞快地读着，看有哪些熟人的名字。既然艾希礼已经没事了，她就可以想想别的人了。啊，这名单好长呀！亚特兰大和全佐治亚付出了多大的牺牲啊！我的天！"卡尔弗特--雷福德，中尉。"雷福！她忽然记起很久前那一天，当时他们一起逃走了，可到傍晚又决定回家来，因为他们饿了，而且害怕天黑了。“方丹--约瑟夫，列兵。"很坏的小个儿乔！可萨刚生了孩子还没复元呢！

“芒罗--拉斐特，上尉。"拉斐同凯瑟琳.卡尔弗特订婚了，可怜的凯瑟琳呀！她这是双重的牺牲，兄弟加未婚夫。不过萨莉更惨，是兄弟加丈夫。她几乎不敢再念下去，啊，这太可怕了。皮蒂姑妈伏在她肩上唉声叹气，思嘉不怎么礼貌地把她推开，让她靠在马车的一个角落里，自己继续念名单。当然，当然--不可能有三个叫"塔尔顿"的名字在上面。或许--或许排字工人太匆忙，误将名字排重了。可是，不，他们真在这里。"塔尔顿--布伦特，中尉。”“塔尔顿----斯图尔特，下士。”“塔尔顿--托玛斯，列兵。"还有博伊德，战争头一年就死了，也不知埋在弗吉尼亚什么地方。塔尔顿家的几个小伙子都完了。汤姆和那对懒惰的长脚孪生兄弟，都喜爱聊天，喜欢开荒谬的玩笑，博伊德很会跳舞，嘴厉害得像只黄蜂，如今都完了！

她再也念不下去了，她不知道别的小伙子，那些跟她一起长大、一起跳舞、彼此调情和亲吻过的小伙子，还有没有人被列在这份名单上。她真想痛哭一场，设法使那卡住她喉咙的铁爪放松一点。“思嘉，我很为你难过，"瑞德说。她抬头望着他，都忘记他还在那里了。"里面有许多是你的朋友吗？”她点点头，勉强说：“几乎这个县里的每一家和所有--塔尔顿家所有的三个小伙子--"眼睛里没有那种嘲讽的意味了。他脸色平静而略显忧郁。“可是名单还没完呢，"他说，"这仅仅是头一批，不是全部。明天还有一张更长的单子。"他放低声音，不让旁边马车里的人听见。"思嘉，李将军一定是打了败仗，我在司令部听说他已撤回到马里兰了。"

她惊恐地朝他望着，但她害怕的不是李的失败。明天还有更长的伤亡名单呀！明天。她可没有想到明天，只不过一见艾希礼的名字不在上面就乐起来了。明天，怎么，他可能现在已经死了，而她要到明天才会知道，也许还要等到一星期以后呢。“唔，瑞德，为什么一定要打仗呢？要是当初让北方佬去付钱赎买黑人--或者就由我们把黑人免费交给他们，免得发生这场战争，那不是会好得多吗？”“思嘉，问题不在黑人，那只是借口罢了。战争之所以常常发生，就是因为人们喜欢战争，女人不喜欢，可是男人喜欢战争，胜过喜欢女人。”他又歪着那张嘴笑起来，脸上不再有严肃的神色了。他把头上那顶巴拿马帽摘下来向上举了举。“再见。我得去找米德大夫了。我想，他儿子的死讯由我这个人去告诉他，这颇有讽刺意味，只是他目前不会感觉到这一点。不过日后，当他想一个投机商居然向他转达了一位英雄牺牲的消息，大概是要恨恨不已的。"

思嘉让皮蒂姑妈服了一杯甜酒后，在床上躺下，留下百里茜和厨娘服伺她，自己便出门到米德大夫家去了。米德太太由费尔陪着在楼上等丈夫回来，媚兰坐在客厅里跟几个来慰问的邻居低声谈话，她同时在忙着干针线活儿，修改一件丧服，那是埃尔太太借给米德太太的。这时屋里已充满了用家制黑颜料煮染衣服的辛辣味儿，因为厨师在厨房正一面啜泣一面搅动泡在大锅里的所有米德太太的衣裳。“她现在怎么样？"思嘉小声问。“一滴眼泪也没有。"媚兰说。"女人流不出眼泪才可怕呢。我不知道男人怎么忍得住不哭一声，我猜想大概男人比女人坚强和勇敢一些，她说她要亲自到宾夕法尼亚去把他领回家来。大夫是离不开医院的。”“那对她太可怕了！为什么费尔不能去呀？”“她怕他一离开她就会去加入军队，军队里现在连十六岁的人也要呢。你瞧他年纪虽小可个儿长得那么大。"

邻居们因为不想看大夫回来时的情景，便一个个陆续离开了，只剩下思嘉和媚兰两人留在客厅里缝衣服。媚兰尽管忍不住伤心，眼泪一滴滴落在手中的活计上，但显得还算镇静。她显然没有想到战争可能还在进行，艾希礼或许就在此刻牺牲了。思嘉满怀恐惧，不知道应不应该把瑞德的话告诉媚兰，好叫她分担这惊疑莫定的痛苦，或者暂时瞒着她，自己一个人兜着。最后她决定保持沉默，如果让媚兰觉得她太为艾希礼担忧了，那总归是不合适的。她感谢上帝，那天上午包括媚兰和皮蒂在内，人人都陷在各自的忧虑中，无心去注意她的表现了。

她们静静地缝了一会儿，忽然听见外面有声音，便从帘缝中窥望，看见米德大夫正从马背上下来。耷拉着脑袋，他垂着两肩，满脸胡须像扇子似的挂在胸前。他慢慢走进屋来，放下帽子和提包，默默地吻了吻两位姑娘，然后拖着疲乏的身子上楼去。一会儿费尔下来了，他的腿和胳臂又瘦又长，显得那么笨拙。媚兰和思嘉都示意让他坐在身边，可是他径直向前廊走去，在那儿的台阶上坐下，双手捧着头一声不响。媚兰长叹一声。“因为他们不让他去打北佬，他给气疯了，才十五岁呀！啊，思嘉，要是有这样一个儿子，倒是好极了！”

“好叫他去送死吗？”思嘉没好气地说，同时想起了达西。“有一个儿子，哪怕他给打死了，也比没有儿子强。"媚兰说着又哽咽起来。”你理解不了，思嘉，这是因为你有了小韦德，可我呢--啊，思嘉，我多么想要一个儿子呀！我知道，你觉得我不该公然说出这句话来，但这是真的，每个女人都需要，而且你也明白这一点。"思嘉竭力控制住自己，才没有对她嗤之以鼻。“万一上帝想连艾希礼也--也不放过，我想我是忍受得住的，尽管我宁愿跟他一起死。不过上帝会给我力量来忍受。可是，如果他死了，我又没有一个他的儿子来安慰我，那我就受不了啦。啊，思嘉，你多幸运呀！虽然你失去了查理，可是你有他的儿子。可要是艾希礼没了，我就什么也没有了。思嘉，请原谅我，我有时候真对你十分妒忌呢--”“妒忌--我？"思嘉吃惊地问，一种负疚感突然袭上心头。

“因为你有儿子，可我没有呀！我有时甚至把韦德当作是自己的儿子。你不知道，没有儿子可真不好受呢！”“简直胡扯！"思嘉觉得放心了，才故意这样说她。同时朝这个红着脸低头缝纫的小个儿匆匆瞧了一眼。媚兰大概很想要孩子了，可是她这个儿子肯定是生不出来的。她比一个十二岁的孩子高不了多少，臀部也窄得像个孩子一般，胸脯更是平板板的。一想到媚兰也会有孩子，思嘉便觉得很不舒服，这会引起许许多多她无法对付的想法来。她怎么受得了呢！如果媚兰真的跟艾希礼生了个孩子，那就像是从思嘉身上夺走了什么似的。“请原谅我说了那些关于韦德的话。你知道这多么爱他。你没有生我的气吧？”“别傻了，"她不耐烦地说，"快到外面走廊上去安慰安慰费尔。他在哭呢。”

第十五章

那支在葛底斯堡战役中被击溃的军队如今已撒回到弗吉尼亚，并精疲力竭地开进了拉起丹河岸的冬季营地。圣诞节即将到来，艾希礼回家休假。两年多以来思嘉第一次看见他，那火一般炽热的感情连她自己都觉得惊异了。当初她站在"十二像树"村的客厅里看着他跟媚兰结婚时，曾以为自己今后再也不会比此时此刻更伤心更强烈地爱他了。可如今她才知道，她在那个早已过去的夜晚所经历的，只不过是一个被夺走了玩具的娇惯孩子的感情而已。长期以来她在梦想着他，同时强制着自己不要说出来，这才把她的感情磨练得更锐利，也更加浓烈了。艾希礼.威尔克斯身穿一套褪色和补缀过的军服，一头金发已被夏日和骄阳晒成亚麻色，看来已完全是另一个人，不像战前她拼命爱着的那个随随便便、睡眼朦胧的小伙子，他以前皮肤白皙，身材细长，现在变成褐色和干瘦的了，加上那两片金黄的骑兵式样的髭须，便成了一个十足的大兵。他用军人的姿势笔挺地站在那儿，穿着一身旧军服，手枪挂在破旧的皮套里，用旧了的剑鞘轻轻敲着长统靴，一对快要锈了的马刺在隐隐发光。这就是南部联盟陆军少校艾希礼.威尔克斯。他现在有了命令人的习惯和一种镇静自恃与尊严的神气，两个嘴角也长出了严厉的皱纹。他那宽厚的肩膀和冷静明亮的目光，如今也显得有点异样了。他以前是散慢的，懒洋洋的，可现在已变得像猫一样机警，仿佛每一根神经都绷得很紧，像小提琴上的琴弦那样。他的眼睛流露出疲倦和困惑的神色，晒黑的脸皮也紧紧地绷在两个颧骨上，给人以严肃的感觉，他还是她所爱的那个漂亮的艾希礼，不过已显得很不一样了。

思嘉早已计划好要回塔拉去过圣诞节，可是艾希礼的电报一来，世界上就无论什么力量，哪怕是失望的爱伦直接发来的命令，都不能把她从亚特兰大拉走了。如果艾希礼曾经有意回"十二像树"村，她本来是可以赶回塔拉去的。因为那两个地方相距较近；但是他已经写信给家里，叫他们来亚特兰大见面，而且威尔克斯先生、霍妮和英迪亚都已经进城来了。难道她还要放弃这时隔两年后与他相逢的机会，回到塔拉去吗？难道要放弃听他那令人心醉的声音的机会，放弃从他眼光中了解他并没有忘记她的机会吗？绝对不行！哪怕世界上所有的母亲都来命令她，也不行。艾希礼和一群同时休假的本县小伙子在圣诞节前几天回来了，这一群人经过葛底斯堡战役减少了许多。他们中间有消瘦、憔悴和不停地咳嗽的凯德.卡尔弗特，有从１８６１年以来头一次获得休假因此满怀兴奋的芒罗家两兄弟，还有常常喝醉、喜欢打闹的争吵的亚历克斯和托尼.方丹，这几个人必须在车站等候两小时换车，而且还得有头脑清醒的人去设法防止方丹家两兄弟之间和他们与陌生人之间相互斗殴，所以艾希礼就把他们一起带到皮蒂姑妈家来了。一进屋，方丹兄弟就像两只斗鸡似的争着要去吻战战兢兢而又受宠若惊的皮蒂姑妈，凯德看了便尖刻地说：“你一定会以为他们在弗吉尼亚打斗够了吧，不，从我们到里士满第一天气，他们就一直在喝酒和找人打架。宪兵把他们抓了起来，要不是艾希礼说话伶俐，他们准在牢房里过圣诞节了。"

可是这些话思嘉几乎一句也没听见，因为她好不容易跟艾希礼坐到了同一个房间，早已高兴得如醉如痴了。她怎么会在这两年里想起别的男人谁是令人愉快的、漂亮的，或者有刺激性的呢？她怎么能容忍艾希礼不在世时她就默不作声地听他们向她求爱呢？如今他又在家里了，和她只隔着这块客厅里的地毯。他坐在对面沙发上，一边是媚兰，一边是英迪亚，还有霍妮抱着他的肩膀。这时她每看他一眼，都要使出浑身的解数来不让自己显得眼泪汪汪。要是她有权利也去坐在他身边，挽着他的胳臂，那多好啊！要是她能够每隔几分钟就去摸摸他的袖子，证实他的确在那里，或者拉着他的手用他的手绢试掉她脸上快乐的泪水，那多好啊！因为媚兰就毫不害羞地在这样做啊！你看她那样高兴，已没有什么羞怯和含蓄的意思了，竟公然吊在丈夫的膀子上，用她的眼神、微笑和泪水在表示多么喜爱他，可是思嘉自己也太快活、太高兴，对这样的情景也不觉得恼恨和嫉妒了，艾希礼终于回家了！

她不时用手摸摸自己的脸颊，并对他笑笑，因为那儿是他吻过的，至今还保留着他的嘴唇颤抖的感觉。当然，他没有首先吻她。媚兰正拼命往他怀里钻。一面断断续续地哭，紧紧地抱住他，仿佛永远也不放他走似的。后来，英迪亚和霍妮也走上前去紧紧抱住他，把他从媚兰怀里拉了出来。接着他吻了他父亲，同时敬重而亲切地抱了抱，充分显示了他们之间那种深沉强烈的感情。然后是皮蒂姑妈，她激动得用那双不顶事的小脚一跳一跳地接受他的亲吻和拥抱。最后，他来到她面前，周围的小伙子也都围拢来要求亲吻，他先是对她说：“唔，思嘉，你真美，真美！"随即在她脸上吻了一下。

经他这一吻，她原先想说的那些表示欢迎的话全都不翼而飞了。直到好几个小时以后，她才想其他没有吻他的嘴唇，于是她痴痴地设想：如果他是单独同她见面，他便会那样吻的。他会弯下高高的身子，轻轻捧起她的脸颊，让她踮着脚尖，相互吻着，紧紧地长时间地拥抱。不过还有的是时间。整顿一个星期，什么事都好办呢。她一定能想出办法让他单独跟她在一起，并且对他说：“你还记得我们时常在我们那条秘密的小路上一起骑马的情形吗？”“你还记得我们坐在塔拉农场台阶上，你朗读那首诗的那个夜晚，月亮是什么模样吗？”（天呀！那首诗的标题是什么呀？）"你还记得那天下午我扭伤了脚脖子，你抱着我在暮色中回家的光景吗？”

啊，有多少事情她可以用"你还记得”来引其他的回忆，有多少珍贵的回忆可以把他带回到那些可爱的日子，那时他们像无忧无虑的孩子在县里到处转悠，有多少事情能叫他们记起媚兰出台以前的岁月啊！而且，他们谈话时她或许还能从他的眼神中发现感情复活的迹象；或者得到某种暗示。说明他对媚兰的丈夫之爱的背后还有所眷恋，像大野宴那天他突然说出实情时那样热情的眷恋。她没有设想到，如果艾希礼明确宣布爱她，他们究竟会怎么办。只要知道他还在爱她，就足够了……是的，她能够等待，能够容忍媚兰去享受抓住他胳臂哭泣的幸福。她的机会一定会来的。说到底，像媚兰这样一个女孩子，她懂得什么爱啊？

“亲爱的，你简直像个叫花子了，"媚兰说，这时刚到家的那种兴奋场面已渐渐过去。"是谁给你补的衣服，为什么用蓝布呢？”“我还以为自己满时髦呢，"艾希礼说，一面看了看身上的衣服。"要是拿我跟那边那些穿破衣烂衫的人比一比，你就会满意些了。这衣服是莫斯给补的，我看补得很好嘛，要知道，他在战前是从没拈过针线的。至于讲到蓝布，那就是这样，你要么穿破裤子，要么就从一件俘获的北方佬制服上弄块碎布来把它补好，没有什么别的选择。至于说像个叫花子，那你还得庆幸自己的命好，你丈夫总算没有光着脚丫跑回来，我那双旧靴子上个星期就彻底坏了，要不是我们运气好，打死了两个北方佬侦察兵，我就会脚上绑着一双草鞋回家来啦。这双靴子倒是很合我的脚呢。”说到这里，他把两条长腿伸出来，让她们欣赏那双已经遍体伤痕的长统靴。

“另一个侦察兵的靴子我穿了不合适，"凯德说。"靴子比我的脚小两号，现在还夹得我痛极了，不过我照样穿着体面地回来了。”“可这个自私鬼太小气，不肯给我们俩，"托尼说。"其实对我们方丹家的贵族式小脚是非常合适的。真他妈的恼火，我得厚着脸皮穿这靴子去见母亲了。没打仗的时候，这种东西她是连黑奴也不让穿的。”“别着急，"亚历克斯说，一面向凯德脚上的靴子瞧了一眼。"咱们回家时，在火车上把他的靴子剥下来。我倒不怕见母亲。可是我--我不想让迪米蒂.芒罗看见我的脚趾头全露在外面。”

“怎么，这是我的靴子，我是头一个提出要求的。"托尼说着，朝他哥哥瞪了一眼，这时媚兰吓得慌了手脚，生怕发生一场有名的方丹家族式的争吵，便插进来调解了。“我本来蓄了满满一脸络腮胡要给你们女孩子看的，"艾希礼一面说一面用力摩擦他的脸，脸上剃刀留下的伤痕还没有全好呢。"那是一脸很好看的胡须，我自己觉得连杰布.斯图尔特和内森.福雷斯特的胡子也不过如此呢。可是我们一到里士满，那两个流氓。"他指方丹兄弟，"就说既然他们在刮胡子，我的也得刮掉。他们按着我坐下，便动手给我剃开了，奇怪的是居然没把我的脑袋一起剃掉。当时多亏埃文和凯德阻拦，我的这两片髭须才保全下来。”“威尔克斯太太！别听他这些鬼话，你还得感谢我呢。要不然你就压根儿也不认识他，也不会让他进门了，”亚历克斯说。"我们这样做是为了表示一点谢意，因为他说服了宪兵没把我们关起来。你要是再这样说，我们就马上把你的髭须也剃掉。”

“啊，不，谢谢你了！我看这模样很不错嘛，"媚兰急忙说，一面惊慌的揪住艾希礼，因为那两个黑黑的小家伙显然是什么恶作剧都干得出来的。“这才叫爱呢，"方丹兄弟一本正经地相互看了一眼，点了点头。当艾希礼出门送几个小伙子坐上皮蒂姑妈的马车到车站去时，媚兰抓住思嘉的胳臂唠叨起来。“你不觉得他那件军服太难看了吗？等我拿出那件上衣来，他准会大吃一惊？要是还有足够的料子给他做条裤子就好了！"

给艾希礼做的那件上衣，一提起来思嘉就头痛，因为她多么热望那是她而不是媚兰送给艾希礼的圣诞礼物啊！做军服的灰色毛料如今比红宝石还要珍贵。几乎是无价之宝，艾希礼身上穿的就是普通的家织布。现在连那种白胡桃般的本色土布也不好买，许多士兵穿着北方佬俘虏的服装，只不过用核桃壳染成了深褐色罢了。可是媚兰碰上了罕见的运气，居然弄到了足够的灰色细布来做件上衣--当然是一件比较短的上衣，不过照样是上衣嘛。原来她在医院里护理过一个查尔斯顿小伙子，他后来死了，她剪下他的一绺金黄头发，连同一小包遗物和一份关于他死亡前情况的抚慰书（当然没有提到痛苦的情景），寄给了他母亲。这样，她们之间就建立了通讯联系，当对方听说媚兰的丈夫在前线时，便把自己买给儿子的那段灰细布和一副铜钮扣寄来了。那是一段很漂亮的衣料，既厚实又暖和，还隐隐约约泛着光泽，无疑是从封锁线那边过来的货色，也无疑是很昂贵的。这块料子现在在裁缝手里，媚兰催他赶快在圣诞日早晨之前做好。思嘉当然想帮忙凑合着做一整套军服，可是不巧，她在亚特兰大怎么也找不到所需的料子。

她有一件给艾希礼的圣诞礼物，不过跟媚兰做那件灰上衣比起来就黯然失色了。那是一只用法兰绒做的"针线包"，里面装着瑞德从纳索带来的一包针和三条手绢，还有两卷线和一把小剪刀。但是她还想送给他一些更亲近的东西，像妻子送给丈夫的东西，如衬衫、手套，帽子之类。唔，是的，无论如何要弄到一顶帽子，现在艾希礼头上戴的平顶步兵帽实在太不像样了。思嘉一向厌恶这种帽子。就算斯.杰克逊宁愿戴这种帽子而不戴软边毡帽，又怎样呢？那也并不能使它就显得神气起来，可是在亚特兰大偏偏只能买到粗制滥造的羊毛帽子，比猴里猴骑兵帽还要邋遢。

她一想到帽子，便想起瑞德.巴特勒。他有多么多帽子，夏天用的阔边巴拿马帽，正式场合戴的高礼帽，还有猎帽，褐色、黑色和蓝色的垂边软帽，等等，他怎么就需要那么多的帽子，而她的宝贝艾希礼骑着马在雨中行走时却不得不让雨水从那顶步兵帽上滴里答拉往衣领里流呢？“我要瑞德把他那顶新的黑毡帽给我，"她打定主意。"我还要给帽边镶一条灰色带子，把艾希礼的花环钉在上面，那就显得很好看了。"她停了停，觉得要拿到那顶帽子大概非费一番口舌不可。可是她不能告诉瑞德说是替艾希礼要的。她只要一提到艾希礼的名了，他就会厌恶地竖起眉毛，而且很可能会拒绝她。好吧，她就编出一个动人的故事来，说医院里有个伤兵需要帽子，那样瑞德便不会知道真相了。

那天整个下午思嘉都在想方设法要让艾希礼跟她单独在一起，那怕几分钟也好，可是媚兰始终在他身边，同时英迪亚和霍妮也睁着没有睫毛的眼睛热情地跟着他在屋子里转。这样，连那位显然为儿子而骄傲的约翰.威尔克斯也找不到机会来跟他安静地谈谈了。吃晚饭的时候还是那样，她们用各种各样有关战争的问题来打扰他。战争！谁要关心你们的战争呢？思嘉觉得艾希礼对战争这个话题也没有太大的兴趣。她跟她们长久地闲聊，不停地笑，支配着谈话的整个场面，这种情形以前是很少见的，可是他好像并没有说出多少东西来。他讲了一些笑话和关于朋友们的有趣故事，兴致勃勃地谈论减缓饥饿的办法和雨里行军的情景，并且详细描绘了从葛底斯堡撤退时李将军骑马赶路的尴尬模样，那时李说：“先生们，你们是佐治亚部队吗？那好，我们要是缺了你们住治亚人，就什么都干不下去了！"他之所以谈得这样起劲，据思嘉看来，是为了避免她们提那些他不高兴回答的问题。有一次，她发现，他在他父亲的长久而困惑的注视下，显得有点犹豫和畏缩起来。这时她不由得开始纳闷，究竟艾希礼心里还隐藏着什么呢？可这很快就过去了，因为这时她除了兴高采烈的迫切希望跟他单独在一起之外，已没有心思去考虑旁的事了。

她的这种兴致一直持续到火炉周围所有在场的人都开始打哈欠，威尔克斯先生和几个女孩子告别回旅馆去了，这才告一段落。然后，当她跟着艾希礼、媚兰和皮蒂帕特，由彼得大叔擎着蜡烛照路一起上楼去时，她忽然感到一阵凄凉。原来直到这时，他们站在楼梯口，艾希礼还一直是她的，也仅仅是她的，尽管整个下午他们并没有说过一句悄悄话。可如今，到她道晚安时，她才突然发现媚兰满脸通红，而且在激动得颤抖呢。她两眼俯视地毯，好像对自己的浑身激情不胜惊恐似的，但同时又流露出娇羞的愉快。接着，艾希礼把卧室门推开，媚兰连头也不抬连忙进屋去了。艾希礼也匆匆道过晚安，甚至没有触到思嘉的目光就跟着进去了。他们随手把门关上，剩下思嘉一个人目瞪口呆站在那里，一股凉意突然袭上心头，艾希礼不再属于她了。她是媚兰的。只要媚兰还活着，她就能和艾希礼双双走进卧室，把门关上--把整个世界关在门外，什么都不要了。现在艾希礼要走了，要回到弗吉尼亚去，回到雨雪中的长途行军去，回到雪地上饥饿的野营去，回到艰难困苦中去，在那里，他那金发灿烂的头颅和细长的身躯--整个光辉美丽的生命，都有可能顷刻化为乌有，像一只被粗心大意踩在脚下的蚂蚁一样。过去的一星期，那闪光的、梦一般美妙的、洋溢着幸福的分分秒秒，现在都已经消失了。

这一星期过得飞快，像一个梦，一个充满松枝和圣诞树的香味，闪烁着小小烛光和家制金色饰品的梦，一个时间分分秒秒像脉膊般飞逝而去的梦。在这样紧张的一星期，思嘉心里经常有某种东西驱使她忧喜交织地注意并记住每分钟所发生的小事，作为他走后的回忆；在未来漫长的岁月中一有闲暇那些事情她便会去细细玩味，并从中吸取安慰--比如，跳舞，唱歌，嬉笑，给艾希礼拿东拿西，预先设想他的需要，陪他微笑，静静地听他谈话，目光跟着他转。使他挺直身躯上的每根线条，他眉头的一颦一蹙，他嘴唇的每一颤动，无不深深印在你心上--因为一星期匆匆而过，而战争却要永远打下去呢。

思嘉坐在客厅里的沙发椅上等着，那件即将伴随他远行的礼物放在膝头。这时艾希礼正在跟媚兰话别，她祈祷着他会一个人下楼来，那时天赐良机，她就可以单独跟他待几分钟了。她侧耳倾听楼上的声音，可是整个屋子静悄悄，静得连她自己的呼吸也似乎响亮起来。皮蒂姑妈正在卧房里趴在枕上哭泣，因为艾希礼半小时前就向她告别过了。从媚兰紧闭的卧室里没有传出什么喁喁私语或嘤嘤啜泣的声音。思嘉觉得他在那间房里已待了好几个小时，一直在恋恋不舍地跟媚兰话别，每一分钟都只有增加她的恼恨，因为时间溜得那么快，他马上就要动身了。

她反复想着自己在这个星期里心里要对他说的全部话。可是一直没有机会说啊！而且她现在觉得或许永远也没有希望了。

其实也尽是些零零星星的傻话：“艾希礼，你得随时小心，知道吗？”“不要打湿了脚，你是容易着凉的。”“别忘了在衬衣底下放一张报纸在胸脯上，这很能挡风呢，"等等，不过还有旁的事情，一些她要说的更重要的事情，一些她很想听他说出来的重要得多的事情，一些即使他不说她也要从他眼睛里看出来的事情。

可是没有时间了！有那么多的话要说！甚至仅剩下的短短几分钟也很可能被夺走，要是媚兰跟着他走到门口，到马车跟前的话，为什么她在过去一星期里没有创造机会呢？可是媚兰经常在他身边，她的眼睛始终爱慕地盯着他，亲友邻居也川流不息。从早到晚屋里没断过人。艾希礼从来没有在什么地方一个人待过。到了晚上，卧室门一关，他便跟媚兰单独在一起了。这些日子，除了像哥哥对妹妹，或者对一个朋友，一个终生不渝的朋友那样一种态度之外，他从来没有向思嘉透露过一个亲昵的眼色或一句体已的话。她不能让他离开--说不定是永远离开，除非弄清他仍在爱他。因为只要明白了这一点，她就可以从他这秘密的爱中获得亲切的安慰，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也死而无憾了。

好像等了一辈子似的，她终于听到楼上卧室里他那穿靴子的脚步声，接着是开门和关门的声音。她听见他走下楼梯。是独自一人！谢天谢地！媚兰一定是被离别的痛苦折磨得出不了门了，如今她可以在这宝贵的几分钟内占有他了。他慢慢走下楼来，马刺丁当地响着，她还听见军刀碰撞靴筒的声音。他走进客厅时，眼神是阴郁的。他想要微笑，可是脸色苍白，又绷得很紧，像受了内伤在流血的人，她迎着他站起来，怀着独有的骄傲心情深深觉得他是她生气所见的最漂亮的军人了。她那长长的枪套和平带闪闪发光。雪亮的马刺和剑鞘也晶莹发亮，因为它们都被彼得大叔仔细擦试过了。他那件新上衣因为裁缝赶得太急，所以并不怎么合身，而且有的线缝显然是歪了。这件颇有光泽的灰上衣跟那条补缀过的白胡桃色裤子和那双伤痕累累的皮靴显得极不相称，可是，即使他满身银甲，在思嘉看来也不会比现在更像一名雄赳赳的武士。“艾希礼，我送你到车站去好吗？”她显得有点唐突地提出这一要求。

“请不要送了吧，父亲和妹妹们都会去的，而且，我情愿你在这里跟我话别，不要到车站去挨冻，这会留给我一个更好的记忆。已经有那么多的东西可以做纪念的了。"等着她立即放弃了原先的计划，如果车站上有英迪亚和霍妮这两个很不喜欢她的人在场，她就没有机会说一句悄悄话了。“那我就不去了，"她说。"你瞧，艾希礼，我还有件礼物要送给你。"如今临到真要把礼物交给他时，她反而有点不好意思起来。她解开包裹，那是一条长长的黄腰带，用厚实的中国缎子做的，两端镶了稠密的流苏。原来几个月前瑞德.巴特勒从萨凡纳给她带来一条黄围巾，一条用紫红和蓝色绒线刺绣着花鸟的艳丽围巾。这星期她把上面的刺绣全都仔细挑掉，用那块缎子作了一条腰带。

“思嘉，这漂亮极了！是你亲手做的吗？那我就更觉得珍贵了。给我系上吧，亲爱的。小伙子们看见我穿着新衣服，系着腰带，满身的锦绣，一定会眼红得不行呢。"思嘉把这条漂亮的腰带围到他的细腰上，把腰带的两端在皮带上方系成一个同心结。媚兰尽可以送给他那件新上衣，可这条腰带是她的礼物，是她亲手做成送他上前线的秘密奖品，它会叫他一看见就想起她来。她退后一步，怀着骄傲的心情端详着他，觉得即使杰布.斯图尔特系上那条有羽毛的饰带，也不如她这位骑士风度翩翩了。“真漂亮。"他抚摩着腰带上流苏重复说。"但是我知道你是折了自己的一件衣服或披肩做的。思嘉，你不该这样。这年月很难买到这样好的东西呢。”

“唔，艾希礼，我情愿给你做任何事情！”“真的吗？”他阴郁的面容顿时显得开朗了些。”那么，有件事倒是可以替我做的，思嘉，这件事会使我在外面也放心一些。”“什么事？"思嘉欢喜地问，准备承担什么了不起的任务。“思嘉，你愿意替我照顾一下媚兰吗？”

“照顾媚兰？”她突然痛感失望，心都碎了，原来这就是他对她的最后一个要求，而她正准备答应做一桩十分出色和惊心动魄的事呢？于是，她要发火了。这本是她跟艾希礼在一起的时刻，是她一人所专有的时刻。可是，尽管媚兰不在，她那灰色的影子仍然插在她们中间。他怎么居然在两人话别的当儿提起媚兰来了呢？他怎么会向她提出这样的要求呢？他没有注意到她脸上的失望神情。像往常那样，他的眼光总是穿透而且远远越过她，似乎在看别的东西，根本没有看见她。

“是的，关心她，照顾她一下。她很脆弱，可是她并不明白这一点。她整天护理伤员，缝缝补补，会把自己累垮的。她又是那么温柔、胆校这世界上除了皮蒂姑妈、亨利叔叔和你，她没有别的亲人，另外只有在梅肯的伯尔家，那是远房堂表亲了，而皮蒂姑妈--思嘉，你是知道的，她简直像个孩子，亨利叔叔也是个上了年纪的人，媚兰非常爱你，这不仅因为你是查理的妻子，还因为--唔，因为你这个人，她把你当成妹妹在爱。思嘉，我常常做恶梦，想到如果我被打死了，媚兰无依无靠，会怎么样。你答应我的要求吗？”她连听也没有听见，这最后一个请求，因为她给"如果"这句不吉利的话吓坏了。原来她每天都读伤亡名单，提心吊胆地读着，知道如果艾希礼出了什么事就整个世界都完了，但是她内心经常感到，即使南部联盟的军队全部覆灭，艾希礼也会幸免于难的。可现在他竟说出这样可怕的话来！她不禁浑身都起鸡皮疙瘩，一阵恐怖感，一种她无法用理智战胜的近似迷信的惊悸，把她彻底镇住了。她成了地地道道的爱尔兰人，相信人有一种预感，尤其是对于死亡的征兆。而且，她从艾希礼那双灰眼睛里看到深深的哀伤，这只能解释为他已经感觉到死神之手伸向他的肩头，并且听见它在哭叫了。

“你不能说这种话！连想也不能去想。平白无故谈死是要倒霉的！啊，快祷告一下吧，快！”“你替我祷告并点上些小蜡烛吧，”他听她惊慌的口气觉得好笑，便这样逗她。可是她已经急得不知说什么好，因为她想象到了那可怕的情景，仿佛艾希礼在弗吉尼亚雪地里离她很远很远的地方躺着。他还在继续说下去，声音里流露着一种悲怆和听天由命的意味，这进一步增加了她的恐惧，直到心中的怒气和失望都消失得无影无踪了。“思嘉。我就是因为这个缘故向你提出要求的，我不知道我会不会发生什么意外，我们在前线的每一个人会不会发生意外。只是一旦末日到来，我离家这么远，即使活着也太远了，无法照顾媚兰。”“末--日？”

“战争的末日--世界的末日。"你答应我的“可是艾希礼，你总不会认为北方佬能打垮我们吧？这个星期你一直在谈李将军怎样厉害--”“像每个回家休假的人一样。我这个星期全是在撒谎，我为什么在这还不十分必要的时候就去吓唬媚兰和皮蒂姑妈呢？是的，思嘉，我认为北方佬已经拿住我们了。葛底斯堡就是末日的开端。后方的人还不知道这一点。他们不明白我们已处于什么样的局面，不过--思嘉，我们那个连队的人还在打赤脚，而弗吉尼亚的雪已下得很厚了。我每回看见他们冻坏的双脚，裹着破布和旧麻袋的双脚，看见他们留在雪里的带血的脚印，同时我知道我自己弄到了一双完整的靴子--唔，我就觉得我应当把靴子送人也打赤脚才好。”

“请答应我，唔，艾希礼，你决不能把它送掉！”“我每回看见这样的情况，然后再看看北方佬，就觉得一切都完了。怎么，思嘉，北方佬在花大钱从欧训雇来成千的士兵呢！我们最近抓到的俘虏大多数连英语也不会讲。他们都是些德国人、波兰人和讲盖尔语的野蛮的爱尔兰人。可是我们每损失一个人就没有顶替的了。我们的鞋一穿破就没有鞋了。我们被四面包围着，思嘉，我们不能跟整个世界作战呀。"她胡思乱想起来：就让整个南部联盟被打得粉碎吧，让世界完蛋吧，可是你千万不能死！要是你死了，我也活不成了！

“思嘉，我不愿意吓唬别人。我希望你不要把我这些去对别人说，而且，亲爱的，我本来也不该说这些话来吓唬你，只是为了解释我为什么要求你照顾媚兰才不得不说了。她那么脆弱胆小，而你却这样坚强。只要你们俩在一起，即使我出了什么事也可以放心了，你肯答应我吗，思嘉？”“啊，答应！"她大声说，因为当时她觉得艾希礼很快就会死的，任何要求她都得答应。"艾希礼，艾希礼！我不能让你走！我简直没有这个勇气了！”“你必须鼓起勇气来，"他的声音也稍稍有点显得洪亮而深沉，话也说得干净利落，仿佛有种内心的急迫感在催促的。“你必须勇敢，不然的话，叫我怎么受得了呢？"

她用高兴的眼光观察他脸上的表情，不知他这话是否意味着不忍心跟她分手，如同她自己的心情那样。他的面容仍和他告别媚兰以后下楼时一样绷得很紧，眼睛里也看不出什么意味来。他俯下身来，双手捧着思嘉的脸，轻轻在额上吻了一下。“思嘉，思嘉！你真漂亮，真坚强，真好！亲爱的，你的美不仅仅在这张可爱的脸上，更在于你的一切，你的身子、你的思想和你的灵魂。”“啊，艾希礼，”她愉快地低声叫道，因为他的话和他那轻轻一吻使她浑身都激动了。"只有你，再没有别人—-”

“我常常想，或许我比别人更加了解你，我看得见你心灵深处的美，而别人却过于大意和轻率，往往注意不到。"他没有再说下去，同时把手从她脸上放下来，不过仍在注视着眼睛。她屏住气等了一会，迫切希望他继续说下去，踮着脚尖想听那神奇的三个字。可是他没有说。于是她疯狂地搜索他的脸孔，嘴唇在一个劲颤抖，因为她发现他已经不作声了。她的希望的再一次落空使她更加难以忍受，她像小孩子似的轻轻"啊！"了一声便颓然坐下，泪水不禁夺眶而出。接着她听见窗外车道上传来不祥的声响，这使她更加紧张地感觉到到与艾希礼的分别已迫在眉睫。她心中一阵凄楚，比一个异教徒听见冥河渡船的击水声还要害怕。原来，彼得大叔已裹着棉被来到门外，他把马车带了过来送艾希礼上车站去。

艾希礼轻轻说了声"再见"，从桌上拿起她从瑞德那里拿来的阔边毡帽，向阴暗的穿堂里走去，他抓住客厅门上的把手，又回过头来凝神望着她。仿佛要把她脸上和身上的一切都装在心里带走似的。她也用模糊的泪眼注视着他的脸，喉咙哽咽得透不出起来，因为知道他转眼就要走了，从她的关心和这个家庭的庇护下，从她的生命中匆匆地走了，也没有说出她渴望听到的那几个字。也许永远不再回来了，时间快得像一股激流，现在已经太晚了。她突然踉踉跄跄地跑过客厅，跑进穿堂，一手抓住他的腰带。

“吻吻我，"她低声说。"给我一个告别的吻。"他伸出胳臂轻轻抱住她，俯下头来，他的嘴唇一触到她的嘴唇，她的两只胳臂就紧紧箍住了他的脖颈。在无法计量的短短的瞬间，他将她的身子紧紧帖在自己身上。接着她感到他浑身的肌肉突然紧张起来，可是他随即一扬头，把帽子甩在地上，同时腾出手来，把她的两只胳臂从他脖子上松开。“不，不要这样，思嘉，"他低声说，用力抓住她的两只交叉的手腕不放。“我爱你，"她哽咽着说，"我一直在爱你，我从没爱过别人。我跟查理结婚，只是想叫你--叫你难过。啊，艾希礼，我这样爱你，我愿一步步到弗吉尼亚去，好呆在你身边！我要给你做饭，给你擦皮靴，给你喂马--艾希礼，说你爱我！你说吧，有了这句话，我就一辈子靠它活着，死也心甘啊！"他突然弯下腰去拾那顶帽子，这时她朝他的脸看了一眼，这是她平生所见最愁苦的一张脸，它的表情不再是淡漠的了。脸上流露出对她的爱和由于她的爱而感到的喜悦，可同时也有羞愧和绝望在与之斗争。

“再见，"他用沙破的声音说。门嘎的一声开了，一阵冷风袭进屋来，把窗帘吹得乱摆。思嘉站在冷风中瑟瑟发抖，望着艾希礼在走道上向马车跑去，腰上的军刀在冬天无力的阳光下闪烁不已，腰带的流苏也欢快地飘舞着。\_\_